

父亲的蒜香人生

庄玉玲

打从记事起,我就不喜欢父亲身上的味道。因为父亲爱吃蒜,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上一整头蒜,再加上父亲爱出汗,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,那气味可想而知。

长大以后,我曾问父亲,为什么爱吃蒜。父亲回答说,因为蒜的辣味让他有力气干活。可我对这一说法并不信服,我尝过蒜的味道,又辣又熏人,简直难以忍受,吃了这种东西,怎么会有劲干活呢?父亲笑而不语,依旧一口一个蒜瓣,脆生生地嚼着。

斗转星移间,父亲老了,可他対蒜的喜爱只增不减。去年秋天,他回到老家,在院子里的小菜地中,种下了一些蒜瓣。我闲来无事,经常随着父亲周末一同回老家,便亲眼见证了那一畦大蒜的成长。我看到了大蒜幼苗破土而出,从一片叶子到三片叶子,从蒜苗再到长出蒜薹,中间甚至还跨越了一个寒冬。

然而今年五月初,就在大蒜即将收获的时候,父亲却突然病倒了。一直休养了近一个月,他才得以自由行动。父亲病好的第一件事,就是回老家看看他种的蒜。我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,也跟着一起回去了。踏入院子,映入眼帘的便是大蒜枯黄干瘪的叶子,毫无生机地垂在地上,似行将就木之人。我心想:坏了,这一个月都没管大蒜,搞不好它们都干旱而死或者染上病虫害了。父亲照顾大蒜有大半年了,最后可能会一无所获。我怕父亲伤心,想上前扶他一把,谁知道父

亲一点也没有忧心忡忡的表现,反而直接上手拨出大蒜。我忙凑上去,发现虽然地上的蒜叶了无生机,但是地底下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当初孤零零呆在土里的蒜瓣,如今已经成为圆滚滚的一头大蒜了。虽然个头比鸡蛋还小,但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。

父亲将大蒜一棵一棵拔出,抖抖上面的泥土,然后让我帮忙拿着。那些大蒜在我手上,其实并没有多少分量,但我看着忙着收获的父亲,却感觉大蒜里包含了父亲沉甸甸的人生。

父亲出生于六十年代初,不到二十岁的他就分家出来,独自生活。因为村里给了田地,所以父亲需要一边上班一边务农。他白天在砖瓦厂打工,晚上就去坡地里干活。到了麦收季节,没有帮手的父亲要一个人在农田里忙到后半夜。

后来父亲随着我的伯父去了船上谋职,日日夜夜的海上航行,让晕船的他呕吐不止,痛不欲生。但一想到家中的亲人,父亲又咬牙坚持了下去。有一次,父亲在海上遇到了大风。船封舱以后,整个船身被大浪卷在里面。父亲在船舱里哆哆嗦嗦抽完了一支烟,船依旧没有浮出水面。当时父亲绝望至极,以为自己会从此沉睡在这片汪洋之中。好在这次出行有惊无险,父亲最后还是平安归来。也是这次经历锻炼了父亲的胆魄,让他从此不再惧怕任何风浪。

父亲三十岁那年,我的奶奶不幸离世,爷爷的身体也每

况愈下。家里仅有父亲一人有工作,他一边挣钱养家,在城里买了楼房,一边还要送爷爷去医院治疗,因此欠了一大笔钱,压力大到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。

直到我上中学以后,我们家的日子才终于好过一些,这也多亏了父亲从苦难里坚持了下来。除此之外,父亲还一边工作,一边考取了验船师证书,还有大学本科证书,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

父亲这一路走来,就像那小小的蒜瓣一样,虽然身处黑暗与泥泞当中,经历了严寒酷暑、干旱暴雨,可父亲从未放弃。他的眼里有亮光,心中有梦想,所以他以坚强不屈为剑,披荆斩棘,以顽强拼搏为船,乘风破浪。最终才迎来了曙光,由一个小小的蒜瓣,换来了一整头大蒜的圆满。

以前我总认为蒜味难闻,如今拎着一大把蒜叶,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,竟也从中品出了蒜香。那浓郁的蒜味,其实是父亲将岁月的苦水酿成了美酒,那是自强不息的醇香,是奋发向上的芬芳。这么多年来,父亲一直是我的英雄,是我的榜样。我想我也该将父亲的精神继承下去,也让我的人生发光发亮。

今晚就让我陪父亲一起尝一下亲手种的大蒜吧,这靠自己双手栽培出来的果实,一定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



含苞欲放

陆冠京 摄

夏雨在欢歌

管淑平

彩云飘飘,但是一场雨就莫名其妙地落了下来。闪电与雷声的交响曲的表演,弹奏出了激动人心的乐章。不久,天空中扑簌簌地闪现了一些修长的白线。那正是渺小而充满力量的雨水,落在树叶之上,落在小草的身体上,落在花朵的脸上,落在平展展的湖面。

更为奇妙的是,一半下雨,一半天晴。有时,雨水分明就是在太阳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就倾泻而来。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见到这种现象,常常令我感到惊讶。有时,东边的天空还被乌云笼罩,而西方的大半天天却是阳光灿烂,但是雨水还在下着,在这种极为独特的天气下,会遇见另外的美丽——彩虹。

不过遇见彩虹并不是常事。一般得在暴雨天过后,而且彩虹出现的时间也很短暂,几分钟的时间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们那一代的农村人很少念书,常常把彩虹当做是不祥的事物,或许只因为彩虹是在暴雨之后出现的异象,也可能是因为暴风雨留给人们的压抑和恐惧。

后来我念书了,才知道彩虹的形成是因为阳光投射在空气里的近圆形的小水滴中,所产生的一种折射和散射现象。无关不详与好运。

过了夏至,草木葳蕤;春红早谢,夏花繁盛;月季芬芳,满架蔷薇,绸缎般丝滑细腻的石榴花灼灼摇曳。但我更爱夏之三白:栀子、茉莉、白兰花,特别喜欢开得热烈奔放的栀子花。

夏至前后,是栀子花的主场。雪白的栀子花清清淡淡,洁白无瑕。因为花形美丽而且馨香,深受人们喜爱。只要屋里有几朵,就满室生香。它的香味若有若无,不经意间如影相随,闻之如仙气。深吸一口,香气钻进肺腑,似着了一身花香,香气袭人。难怪刘禹锡要说“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”

一阵疏风细雨,飘来一阵阵栀子花香。我书桌上花瓶里的插着栀子花,是朋友家种的,知道我爱栀子花,便送我几枝。硕大的花骨朵一夜开放,馥郁的花香氤氲着我的书房。

我小时候栀子花大多数都是野生的,很少盆栽。每到夏至前后,栀子花开了,小伙伴就呼朋引伴去山上寻找。每天都找一大捧回去,插在瓶子里,香气四溢。野栀子花不大,小小的一朵,差不多都是单瓣,但它的香味特别浓郁。闻着那香味,我脑海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幅画面,一个光着脚丫满山跑的村姑,那些山里长大的小姑娘就像这栀子花的香味,带着一些野性,香得很烂漫,香得很纯真。

后来当老师了,我办公桌上四季花儿不断。我还是特别喜欢盛夏的栀子花,几个住在大山上的孩子每天都会给我摘一大捧来,插在办公桌上。我把花分给同事们,办公室里就充满了香气,很多同事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闻花香。

我妈妈是栀子花的忠粉。她原本很爱花,只是年轻的时候迫于生计,她没有时间去浪漫。但栀子花开时,只要有时间,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去山上摘几枝回来插在瓶子里养着。后来,妈妈种了一棵野栀子花在屋后。每年开花时,妈妈就摘几朵,用针线串起了,给我们戴在胸前,那香味就会伴随我们一整天。

后来耄耋之年的妈妈,没什么事老爱看电视,我们怕她坐久了不好,小妹就去给她买了一盆漂亮的栀子花。妈妈非常喜欢,每天都会站在窗前,看看栀子花是不是该浇水了,是不是该施肥了,有时候还跟栀子花聊聊天。栀子花每年都开很多很大的花,那个香味真耐人寻味。妈妈最喜欢侍弄栀子花。打花骨朵了,含苞待放了,她每天都在关注栀子花的变化。妈妈要是去外地姐姐和弟弟那里玩的话,最担心的就是怕干旱死她的栀子花,一打电话就叮嘱给栀子花浇水。

“栀子比众木,人间诚未多。”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栀子花不多,所以那时栀子花很珍贵。如今,栀子花不但品种繁多,而且遍野广植。

凝望书桌上的栀子花,如出水芙蓉安静盛放。与窗外,盛夏的蝉声相映,让人对生机盎然的夏天充满了喜悦和希望。



在雨中,有一半情绪会受到风的影响。到北方多年,似乎很害怕雨水,北方多风,呼呼啦啦地吹,不过瘾,就绝对不会中途停下来。一年四季都有风,但是夏天的风却是异常的狂躁。风在这边吼,雨在不停下,不知疲倦。待在房间里,也会隐隐觉得不安全,因为风大、雨大,当风声、雨声敲打着

窗户,甚至有一种想要马上逃离的感觉。

不过,等到风小了后,心头也会觉得很庆幸,又一次目睹了风和雨的默契合作,这种情景在南方是很少见的。因为少见,才显得独特,所谓一方水土,一方人家,一方气象。

雨后的世界是清新明快的。经过一场雨水的洗濯,树上覆盖的灰尘被洗去,露出了一种久违的绿色。空气是清新的,夹杂着一丝淡淡的泥土的味道。在这时能够充分的体会到下雨时的快乐,这份快乐独属于雨天。

在雨天也同样有着有意义的事情要做——读书。在雨天读书,似乎更能读进去,读到书深处。听着雨声,读着书籍,光阴行走的步履也变得缓慢,读到尽兴处似乎连耳畔雨水落下的声音也可以全然忽视,一心一意地沉浸在书中的世界。不必读经典名著,也不必读言情小说,单单玩味着几句话、几个词语,也能读出兴味。书在手里,跟着感觉翻翻看看就行,做一个自在的读者。只有在雨天才能真切的感受到雨声、书声两相美的绝佳境地。

